# 四庫全書

史部

海塘録卷二十二

内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五

序

海潮賦後序　　唐　盧肇

夫以濬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跂躚之數

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北户承陽地維何隱稽夫獳氏之業也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賣酬嘲敢云早惠既不用蛉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麈長者執經堂奧避席嚴師自悟牖間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

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蠡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領以若驚顛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輙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黄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

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績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海潮圖序　　宋　俞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槖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䲡出處皆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為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倫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

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减蓋月之所臨則水徃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從來不絶皆繫于月不繫于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竒故太陰西没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竒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亦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

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絶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稍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虚消息一視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為潮虛于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為潮生于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于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竒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逺海之處則

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半夜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

宋　薛季宣

浙之江潬而委長有山焉截乎江之口其潮也尾閭盈而瀆瀑海水溢而羣飛回江之波倒流而反觸於山其濤怒衝乎潬其波激委之至也逺其為憤也瀉奔騰洶洶洄潏蔵昻驟蹙而軒乍旋而入葤盈淵谷前無高岸一川矗立突如來如屹如銀山犇如陳馬轟如雷鼓激如搏鵬子胥奔躍于濤頭文種昌楊其暗浪雖共工氏折不周之柱左伯毋彈恒山之目抜山如項羽驅石若

始皇未足以擬其壯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洩分防決淮隄撤猶不得形模其彷彿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吳兒可狎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產有煩苛其涉有陷沙煩苛豸也蠓螌比也形如飄瓦呀吻衆多狎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實沙之雜也多淖則人之履踐不實涉者俄而陷溺則僵為汐之濫君子者曰操舟者子其神乎憑乎虛舟凌乎巨

浪逆而取之不害其為正順而方之不害吾之止故雖
潮水掀天而吾不為之蕩橫流溢壑而吾不為之撓持
危涉險亶默而成之其眎涉者吳兒為有全安之數矣
子鄭子一鄉之望其赴國子丞也固當為時世用鄉人
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官子鄭子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
和利用安身而崇德矣其行也必將問津於浙走期之
以舟檝之利琢詩為贈且序陷沙煩苛之説所聞於父
老者而冠諸篇端

城海寧州詩序

元　貢師泰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衆陞為州其後又以潮決
南岸州將盡入於海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
不止朝廷遣使投璧沈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
大抵境內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
者至正十九年江浙分有㨿左右司都事陳君元龍相
其地勢而興築焉君至則下令聽民自定其力之上下
以均其徭有不實輙治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慴服貧

儒感德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矣

海寧水利圖志序

明　嚴寛

惟王建國設官凢以為民焉耳矣民事曷重曰有本曷先曰有要本者何田里樹藝之謂也要者何水泉灌溉之謂也是故蒸民乃粒稷德惟懋而地平天成禹功實開之此固當務之急也三代而下罔知貴本親要疏鑿之說雖幸有存焉或失則誣或失則陋或失則勞或失

則迤噫弊也久矣又何異乎治之不古若耶惟我藩臬朱公欽若明命總諸水政於南甸於浙之東西爰檄郡縣有司百執事各繪山川形勢上之將以講求水利之源流與凡興修之利害勒為成書以嘉惠萬世甚盛心也下吏寬竊禄海寧愧初政罔若有知惴惴焉惟無以仰承是懼於時延訪於時探索於時履歷考詳數越月亦既得其槩矣敢不綴聞輯見以獻竊惟海寧古鹽官縣也按志海逼縣南由鎮海門出里許以石堤捍潮曰

海塘北自拱辰門達於仁和曰上塘東至宣德門達於運河曰下塘其流旁通四境中間為湖為蕩為瀦為溝洫為遂為渠為川為涇為漊為浜未易悉數皆蓄洩之支流耳關於一縣之利害者三河其選也第其緩急則又不能無頡頏之差焉是故海塘為要上塘次之下塘又次之蓋緣地勢高阜俯視蘇湖使海水捍禦不嚴則東南膏腴之地盡為斥鹵昔人築隄以捍之其慮周飭有如此者邇來怒濤衝激歲益以甚相去城河近不百

步耳此利害之關於數郡者故曰為要上塘之水發源于杭之西山北由吳家堰東抵長安壩以洩于運河近來西湖占塞而水之來也有限矣家堰坍損而水之去也無節矧自許塲達於縣治幾七十里許地高河窄容畜無幾舊志現筒十有三處澇則洩旱則固所以節宣之也今則傾圮殆盡無復存者此利害之關於一方者故曰次之下塘河其支有二東由袁花歷海鹽抵白茆港以入於海北由郭店浮於蘇常由孟子河京口閘以

又於江源遠流長非大旱潦可以無慮惟近城十里地名曰轉塘者河淺不足以為容塘小不足以為衛涸舟沒路之患間亦不免焉耳此利害之關於一時者故曰又次之議者謂浚河之土以加于塘則河深而水聚塘高而行便矣此固周禮因地勢水埶之說在因時處分而已矣固不敢重遺當道者憂也惟上塘之役工力頗繁使驗丁出力則富豪者或以計免而荷畚興嗟者類皆無田之民今欲通力于兩岸食利之家庶合逸道使

民之吉而規筒之制要當易以石閘信非捐貲公帑不可耳矧西湖曲防于富家吳家堰屬籍於鄞縣尤非下吏寛卑劣所得專焉者幸惟我公率作興事計處之下奉以周旋則亦奚為不可至於海水潮汐世為邑患則又有甚焉者矣考之石隄之築創於唐添設於宋元增修於我國朝皆以數郡財力始克有濟正以據蘇常之上流為嘉湖之鎖鑰各與有責故均任其勞耳邇者海勢南奔乃悉一方之民以治之東興西廢財竭力疲惟

明公處助始克底績迄今海沙潮長雖天幸亦人力也
但潮汐潰決無常而一邑財力有限每遇興修則上下
移文動以旬月計卒之損者決決者廢計定而後行所
損亦已多矣識者欲準海鹽事例歲儲均徭役銀若干
以備修築則百姓免興作之勞而官府省文移之廢未
為無見也明公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况通融處分具又
在我果采而行之乎苟行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明
公何吝焉寛也學不足以識古才不足以通今按圖或

乖于時宜道謀或主于偏見若夫通其志不違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立言立功以垂永久顧明公酌處何如耳若曰下吏之言為必可行也則寬豈敢

## 海塘工竣序

明 沈懋孝

浙西屬邑在海壖者二十餘城獨鹽官之城去海甚近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束吞納巨洋之水地勢窄而湍迴急潮汐遂上其勢獨險異於他處夏秋間時有颶風先數十夜有聲潮乘風沸蕩排擊不一瞬間室廬物產

人畜立盡此捍海石塘所由設而塘在鹽官屢築屢潰常先為東南患所從來矣萬歷三年五月晦鹽官海溢中夜風雨挾潮以上勢高於城幸而迈風乃定於是捍海之塘盡破塘石漂入海者無筭始議修築謂歷十餘稔費數百萬緡未有已也會中丞徐公始至經度工事藩伯舒公素以才望視河徐沛間膺簡任守浙之西遂相中丞經茲大役凡石塘之創建修築幾三千丈内為土塘以附石塘又疏内河以防衝決始於萬歷四年七

月至五年九月訖工其費僅踰十萬於是嘉興太守黄君率其僚與其屬紀公之功屬言於余予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在守邊防轉漕之吏在守河防東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者天子之守也河之防疏塞非若海之不可以負薪捧土而下之楗也邊陲飄忽震撼鋒鋭固甚然其來有候其去有形乃海之患豈人力禁禦之者哉故塘之捍海其備甚於邊牆急於河隄萬一塘未及成成不若是速東南數十郡漂没淪蕪之患

豈可勝道故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與爾正冠整袵弁而
哦日夕者誰之賜哉嘗推公之功不在防河防邊下者
非諛也公敏達精練年力方剛剔歷内外久嘗一爲典
屬國具知邊瑣再爲治河使者有績河漕今又施之捍
海天下有三大防公策之審矣日者登樞鉉參大政亦
以治河治海之道施之籌邊何異垣之於牛阜之於馬
也不佞揚吐而樂言之

國朝

海塘節略總序

朱定元

郭璞所註山海經云水出歙縣玉山過建徳合婺溪至富春為浙江入於海盧肇曰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總之四海皆有潮獨浙江潮與江水鬬激亘若山嶽奮如雷霆雪浪横飛銀濤旁射縱無風雨潮頭震撼塘多潰卸再加海風助虐時雨添威人其為魚田將為壑宋唐迄今代廑宸慮然則浙江潮患又以海寧為最葢以寧城南門

不數武即濵大海全賴塘隄保障而寧塘又居杭嘉湖蘇常等府上游測水平者謂長安壩底與呉江塔頂相平保海寧即所以保嘉湖七府此所以浙省以海塘為首務也塘長百餘里皆係活土浮沙東自尖山西至仁和界翁家埠綿聯曲折塘之外為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河莊山為界河莊之南為中小亹約濶八里有赭山為界赭山之南為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紹郡之龕山為界水

若由中小亹為出入當適中之地杭紹兩府皆慶安瀾第中亹地面窄小難以容納江潮且山根餘氣似隱相聯絡偶通旋塞所以不徙而南即徙而北徙南尚有龕赭等山捍衛為患猶輕徙北僅借塘隄一綫倘有潰溢為害甚鉅康熙三十六年以前水出中小亹杭紹相安無事迨至康熙四十二年水勢北趨寧城迤南之桑田漸成滄海康熙五十四年潮汐直逼塘根寧邑南門之外最為受險

遂依舊式捐措添修塊雜石塘三十丈此
本朝興工修築之始也康熙五十七八兩年以後寧城
迤西之秧田廟普兒兜及迤東之陳文港念里亭
在在坍塌報險時巡撫朱軾相度老鹽倉一帶建
築大石塘五百丈過此迤西土性虛浮不能安石
又築草塘一千餘丈此建築石草塘之原委也嗣
後設立海防同知歲加修治殆無虛日雍正六年
塘脚護沙冲刷殆盡移至海中堆起沙洲挑溜直

注寧塘為害愈烈經督臣李衛題明將已坍之工改建條石塘坦復於險要處圈築草盤頭以殺潮勢此建築條石坦及草盤頭之原委也雍正十年五月内上游水發又將西塘觀音堂翁家埠等處老沙洗盡潮勢直逼内地署撫臣王國棟題明接築草塘二千餘丈其地半屬海寧半屬仁和此又沿及仁邑修築工程之原委也江潮日湧工程愈急雍正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內大臣海望同直督李衛赴浙相度機宜添設海防兵備道增置官兵築土備塘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餘丈加培附石土塘一萬餘丈又因舊塘易於坍塌年年修補終非長策議於尖山起至萬家閘止改建大石塘一萬丈永垂利賴誠為保固海疆至計適值當事者專事開濬引河堵塞尖山遂將議建大工因循怠忽並將舊有工程不加修理以致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三日猝遇風潮

全塘潰決殆盡經督撫大臣親率文武疊石鑲柴暫為粘補而塘身之單薄如故坦水之澄卸如故塘之裏身又係坑溇一線殘隄内外受險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嵇曾筠到浙總理塘工凛遵

世宗憲皇帝聖諭循照歲修之例先保舊塘以禦大汛後修鉅工以垂永久如幫築通塘土戧擇險修砌塘身以及修補坦水加鑲草塘並建繞城石塘等工於本年十月内奏陳奉

旨允行即鳩工集料分段興脩將舊存磈石危塘改建
修石塘一千一十餘丈脩整坦水八千四百四十
餘丈幫築土戧一萬三千九百餘丈塘內坑漊酌
量填補俱於雍正十三年冬開工乾隆元年五月
告竣伏秋大汎賴此無虞元年冬又將仁邑境內
李家村沈家盤頭寧邑境內九里橋等處未幫土
塘四千三百三十餘丈再行加築俱於乾隆二年
六月內完工其海寧繞城石工五百五丈亦於元

年八月內分委承築於乾隆二年季夏報竣至續
估魚鱗石塘嵇曾筠抵工之始見江海全勢直逼
北岸實難臨水興工議於舊塘後另度基址建築
業經奏允惟是舊塘之後綿亘一萬四千餘丈需
帑浩繁為日遲久自上年春夏以來仰賴我
皇上福德隆盛江海形勢漸向南趨自李家村至尖山
中沙突起聯成外障至乾隆二年五六月間東西
兩塘日夕漲沙較比昔年形勢不啻逕庭嵇曾筠

審度水勢因時制宜議將舊塘基址圈築越壩開
槽釘樁改建大工謹遵
世宗憲皇帝不可那移寸步之
諭旨以成一勞永逸之鉅工元自元年八月初一日奉
命由分巡淮揚調補海防兵備道不辭勞瘁奔走襄事
親受督臣指示石土工程並坦水作法表裏完固
高堅足恃外以障滄海之狂瀾內以保桑田之物
產近以拯一邑之墊危遠以捍三吳之沮洳上以

裕國家之經賦下以蓄生民之稼穡塘工一成朝野交賴元雖衰經奔馳奔喪旋里亦與吳越人民共慶平成也矣

杭志三詰三誤辨序　　毛奇齡

杭州繁麗甲閭宇祇嫌其地陿褭而不廣僅可以舒足而不能横肱每求其故則以江湖夾束之無如何也乃杭人士自言曰杭幾曽有地蹋其足而曰此曩時皆水也予怪之詰之曰何曰子不聞劉

道真錢塘記乎其言曰錢塘故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山即靈隠山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曰浙江又東逕靈隠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江水逕其南是自靈隠山以至江口皆浙江水也其中雖有金牛湖今名西湖而與是江相混沌合而不隔然且史記亦云秦始皇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餘杭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

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則是江水汪洋無所托足至紆道餘杭以渡會稽其無尺寸土亦已明矣又且錢塘記曰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而水經注即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在錢塘東北五十餘里而江水合之然且上通浙江之浦陽而下注江水則撞塘瀰湃一望百餘里連為巨浸安能

有地此不知在隋唐以後延至何時始得藉人力

銲錮畚臿始有此土故舊志皆云錢塘故城在靈

隱山下令之平陸昔時皆江此實錄非虛語也信

然則杭直無地矣予往不喜聞此言夫人力有限

隋唐男女定無能斷鼇足啣西山木石奪巨浸為

平地之理且即此錢塘記其載錢塘立名始於漢

議曹華信出私錢以謾致土石實創為此塘雖錢

塘立名不在乎此然其事則固有之也夫祇築尋

丈之塘而漢晉及今即已相傳為必不可再之盛事豈有靈隠山下延至江口二三十里皆汪洋大水而可以人力畚臿之者且此議曹築塘者為捍地也無地而有水將以何捍豈欲捍此縁江山耶又前此趙宋咸淳志載杭所得名謂夏禹治水將會諸侯于會稽至此地舍航而登陸故名禹航杭即航也又淳祐臨安志謂釋文云唐者途也所以取途達浙江者其地有錢氏居之錢古錢字因以

為名雖其說俱不可信然在大禹時亦云有陸有
途矣且西湖名金牛湖在漢時有之舊志海寧有
金牛山金牛洞與此湖皆以見金牛之瑞得名而
山名所始寰宇記以為在吳楚之間則其來舊矣
向使江與湖合則一江浦耳安能漢初到今專以
湖名凡此皆蓄疑有年鬱不得洩夫酈元北魏人
其作水經注自大江以南一往訛錯世能言之而
劉道真在劉宋文帝時曾令此鄉豈有漫無所考

據而憑虛作是言者此中之誤當必有故焉而不能發也康熙三十年予以醫痺僦杭州客有持神州一書相諮詢者予乃發其誤并繙漢魏六代諸史志作三日課因自拓其冠曰快矣哉天下書之不足信盡如是矣乃稍據舊志抉前人致誤所由作三詰三誤辨以佐閱志者拓冠之助

跋

李嵩觀潮圖跋

明 張寧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強厲如秦始皇猶畏從峽中渡宋自慶歷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冲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潮盛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為太平樂事張思廉與二揚所題皆謂李嵩之畫嵩高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於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内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唯空垣虛榭烟樹凄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

人心目遲回有感慨弔惜之懐無追攀壮浪之想嵩高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鑒耶杜子美詩曰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殆為此圖題詠也

記

石隄記　宋　丁寳臣

江介吴越閩杭據其右而地埶下生聚數十萬廬舍隱粼號天下最盛而歲苦海潮為患於夏秋尤暴常與隄

平城中望隄不數百步其勢反在高仰處不幸一壅而潰其猶決山而注於井沛然其可禦哉故其病於民也數矣初景祐中轉運使張公伯起善為捍禦之策謂故隄率薪土雜治不一二歲輒壞雖勤繕構卒不足恃而重勞吾民乃作石隄袤一十二里民賴以安後七年夏六月大風驅潮晝夜不落勢益湍怒隄之土石齧去殆半時知府翰林楊公偕轉運使田公瑜急議構築條上方畧約工四十萬計及籍吏之可使者以驛聞詔以隄

事付兼命通判屯田錢君尚余君貫兵馬都監閤門祗候杜君正平分董其役發江淮南二浙福建之兵調十縣丁壯合五千人輦石於山畚土於邱持鍤節杵之役相屬於數十里之外方苦盛寒無一告勞者是歲冬十二月新隄成用人之力三十萬減元調度一十萬費又乘其羨盈並畜護治之備隄長二千二百丈崇五仞廣四丈自龍山距官浦二千丈修舊而成增石五版為三十級自御香亭下創為二百丈石堅土厚相為膠固綢

上而方下外強而内實形勢遂安可恃而無恐矣最堅悍激處更為竹絡實以小石布其下及圓折其岸勢務以分殺水怒大率究前之謀所未盡者益以新意而為之也是隄也由伯起開厥初二公克厥終合而成績以為萬世利後之為政者其念前人之勤俾勿壞則斯民無窮之賜也春秋之義有濟於民者志之某預見本末不敢無紀云

錢塘觀潮記

宋 吳儆

錢塘江潮眎天下為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裒金帛張飲其至觀潮日會江上眎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搴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駈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者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

之上下者潮退策勲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羡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稚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沈溺也隱其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隱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沈溺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為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

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娱弄以徼利獨不污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絶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重築障海塘記

明　張寧

海寧古鹽官瀕海南上可百里有山名赭赭南有逺山對峙如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泝洄渟滀赭涘出潭若陼則口隘潮朿仄擊于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汐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由也成化十

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横溢衝圮隄塘逼盪城邑轉盼

曳趾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罯盡邪不及者

半里軍民翹惴奔籲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于府府守

陳讓上其事於欽差鎮守太監李義廵按監察御史侶

鍾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謙按察使楊瑄

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參政李嗣副使端宏參議盧雍

僉事梁昉咸集厥地周視僉謀區畫會計相與祭於神

具以成業託分廵僉事錢山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之從

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嘉湖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輓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昭通判何其兼總工役初用漢楗絙法不就乃斲木為大櫃編竹為長絡引而下之沉瀊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力趨事又作副隄十里衛灌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賑施歲八月塘成適沙塗壅漲其外公因增高培厚覆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邑父老徵予文

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才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赭山之渾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致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實不足以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

重修海塘記

明　陳祖訓

寧邑歲不稔三年矣今年有秋士民相與誦乃粒功則

海波不揚捍禦惟力聖天子之軫恤三臺之謀猷少府之拮据俱不朽也僉謀立石海上以示永久督撫陸公別有記直指劉公屬訓記其事邑城逼海衝決不時為東南大患宋元來本朝築圮凡七見其最大者永樂中役軍民夫十萬騷動三年費帑金十餘萬兩遣保定侯孟禮部侍郎易本省南北參副各二員董成之神廟甲午復大潰直指彭公邑令王公費金錢巨萬兩閲歲乃罷役按邑西南龕赭夾峙南闞僅三里北闞十有八里

潮從東方來北闕直上折入錢塘江逓年沙漲以千頃之濤束而内之三里之口扼咽不達轉而噴薄戊辰秋狂颶乘之怒波撼天瀰城籠屋濵海億萬姓從樹杪浮木覔生活此宋元以來未經見之變向來隄防多減没矣當事者目擊心傷屢經題請特遴少府劉公涖其事夫東南歲苦邉儲公庾鮮贏羡傾一邑之物力百計捍之隨成隨圮蓋此塘東接海鹽而鹽以石此以土鹽以四十里此以百里鹽以鹽塲加額資用不匱而此為無

米之炊用是元圭難錫誠有如督撫公奏議者巳巳秋
直指劉公夙駕臨之檄下郡邑額設協濟塘費銀七萬
歲得七百金三十年中乾沒者凡幾一旦聚而注之吾
寧且檄嘉湖兩府輔其不足更不足則捐鍰金副之寧
邑億萬生命衽席安之矣公復輾然曰蠹不剔則用不
省任不專則事不立更殫心汰冗漁而專倚任時宣明
旨以示策勵云季春載功役不及期費不滿萬而窖填
庳峻窄廣脆堅一望百里之隄坦蕩如砥而胥溺之氓

咸登場圃而服菑畬清晏之功伊誰之力是役也計時則八閱月計費則七千餘金總理則劉少府元瀞協贊則蔣邑令之煥分任則蔡把總國廷倪主簿維寛工費自司道府協詳撫鹽按三臺主之是以民不勞而海患以息訓不文因桑梓之情而具述之云爾

國朝

重築捍海塘碑記　　沈珩

今天子康熙甲辰秋八月海寧捍海塘潰勢浸淫無所砥

下流迄嘉湖常蘇咸震危總督趙公廵撫朱公惻然為民命國計憂親廵閱𡧍鄉之士大夫於堂進其耆老於庭諮詢周密晝籌乃定爰簡備兵熊公來督修十一月隄垂成是時廵撫蔣公甫涖浙輒復重軫厥災降檄敦勵方略載新於是植頹築虛增卑補狹堅者矻矻隆者翼翼度越於舊觀備兵公之始來盱海也民老幼數萬環車泣且曰是役也費難工鉅任勞可奈何公則慷慨誓曰吾奉

天子命堅茲土民溺則誰溺也况督撫兩臺至仁極德
廑爾民憂設吾弛然畏難辭鉅避勞上貽兩臺之
勤閔而下諉咎於僚吏縱得以具文報塞詎吾志
哉爰駐節躬晝率興敏築沈算潛計殫精焦髮始
治役覩浩浩湯湯曰匪神曷佑且必陳牲醴禱郭
門而南且呼且恫果遏怒汎乃利版築僉曰神鑒
格矣曰匪人曷集功即決口判列為號若散屬若
庶耆分曹置監靡長勿襃其材若石櫃囷櫃樁櫨

竹落其工若礪鍛畚鍤防丁椿户各懋乃司戍夜猶手降教相諭答問日命厨傳慰勞罔弗激弗勵僉曰人功修矣曰民勞勿恤曷勸哉諸卒夫乏者賙寒者絮孱者鋪糜瘵疾者急鍼餌人人忘勞死僉曰民氣優且勸矣而公每念必惕然勿忍遺民力捐槖金萬司計必親蠹蝕盡絶故鳩庀罔漏隄廣厚什半加舊桉寧塘歴唐宋元明一罹厥災至乃淪山陷城決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今當宁傍

徨公卿胼胝費金錢幾百萬徭役連十餘郡歷歲時且十年或二十年猶未盡底績甚不得已而或徙民居以避之或令方士用秘法鑄深沙鐵神造浮圖實以七寶珠玉為厭勝之具然訖不効不亦計窮而術踈哉所謂難與鉅與勞今且什九倍昔而上不縻帑下無困氓千載之功不日告成然則常變會乎勢安危係乎人彼難與鉅與勞之倍昔勢也其事半功倍則人也是魚腹之遺黎得安堵

而康食俾之生全者誰德也陸沈之疆土得井耕而土貢予之奠麗者誰力也邑之人曰勿可患其數郡之命係乎塘者皆曰勿可忘士民乃請記之以勒諸石兹塘長輩功且不朽云

修江塘記　　張泰交

杭州東南大都會也而錢塘一江世為之患蓋其流勢迅疾異於他水而海水上潮經龕赭二山自廣入狹逆江而西與江水相激射江不勝海為潮

所却怒號搏擊山摧地圻聲息燀赫而仁錢適當其衝雖有神禹疏瀹無所施功故修塘以捍漢以前無可考按武林志郡議曹華信議立塘以防海水始募有能致土一斛者予錢一千人負厚值皆擔負而至來者雲集比至江上詭云已不復用皆棄土江濱而去塘以之成至梁開平間再修于錢氏宋大中祥符間錢氏塘壞轉運使陳堯佐築然自武肅以來率用薪土屢築屢圮景祐三年俞獻

御知杭州始鑿西山石作隄數十里民用便之下
詔褒諭四年轉運使張夏作石隄十二里因置捍
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
廟隄上此石塘之所由始也然由元而明捍江兵
士不復設事無專責徃徃因循推委至於坍塌而
莫之惜不得已而修之大都苟且報完而已故常
有公私費財不止十萬而潮患如故今康熙三十
八年仁錢二縣所修江塘不踰年而潰前撫趙公

申喬時為藩伯請於前撫張公志棟集浙之僚屬
謀所以治之者温州郡丞甘國奎議曰自宋景祐
間築石塘今將七百年雖幾經斷續而終賴石土
以足恃但荒石薄小不耐衝突且砌法亦未盡善
今欲圖久遠必購巨石選良工每塘一丈用石一
縱一横嵌以油灰鎔以鐵錠深根堅杵加築子塘
以為重障俟其沙漲可恃永久因繪圖以進張公
與前制府郭公世隆合疏以聞下部即以甘丞領

之末幾張公調江右趙公撫浙而郎方伯廷極適
來相與益勵其事倡義首捐士商繼之期年而工
已半時予方視學江左明年趙公移撫南楚而以
予承之玆土予下車亟至江上觀所經營則自六
和塔迤西工程尚鉅於是努力捐資期有成功
復自六和塔修至善龍嶺開山路三百餘丈又自
嶺脚砌塘六十二丈至華光樓止又善利院龍潭
上有各郡山溪之水奔滙於江埽望江門一帶而

入海海潮怒激挾江流而上捲刷㠧塘素稱險要特築石磯狀如偃月使海濤噴薄而來者與磯相觸不得直逼㠧塘即上流山溪之水瀑瀉而下遇磯迴環勢遂渙散無復疾驅席捲之力㠧塘及望江門沿江一帶烟火萬家雉堞千尋恃為磐石砥柱矣工既竣客有謂予曰自明府下車以來潮勢日減此政尚寬和之所致也使如曩者驚濤泊天晝夜再至雖欲此塘觀成其可得乎明府之德與

此塘俱長矣予曰是何言哉古云中國有聖人則
海不揚波方今治際隆平幽明感格百靈效順必
有陰相其成者焉可誣也乃作廟江干以祀潮神
使凡職司水府及生而有功江塘沒著靈異者俱
得憑爽於斯享血食以捍民社為萬世無疆之休
是則予之志也夫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初秋竣
於丙戌春月共築石塘六百六十七丈子塘八百
九十五丈共費銀五萬二千六百三兩有奇皆出

官斯土者及士商之所捐未嘗派民間一錢一夫故勒諸石使後之君子得以考其終始有所踵事焉

雜著

七發節　漢　枚乘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邺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

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漂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偢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須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毋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渺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

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
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隠匈磕軋盤涌裔
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
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
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
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
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
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屋沓清升踰跇侯

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沖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汨潺湲披揚流灑横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 書虛篇 節

漢 王充

傳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槖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縱

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
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
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
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無濤或言投于錢塘浙江浙江
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
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沒子孫遺在可也今吳
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
怨若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

陰吳都今吳餘曁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用筋力沒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觔力消絶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羮葅何能有害也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

文賢聖惑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

乎案濤入三江岸涯沸涌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涯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

七述　節　　宋　晁補之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虚放而行之冐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沌天之説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扎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礔砿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淵谷在坑淵坑其為氣也或喣

或呀或噫或哦瀰茫淡漫澎濞沸渭瀩洞滉漾渤滈滂沛涵澹淋滲潗戢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胸汨毋陵背縱横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氛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憩於時元冥妝威海若振吼千溪萃立萬浦却走絶維推軸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牖江神海祢絶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

潛匿或駃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旟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獠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去若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

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

潮賾　朱中有

或問燕龍圖潮論是耶非乎答曰試與子於一溝之内觀之引水淌溝則其水必平進於溝之半累碎石而為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斗瀉於下水之激湧無怪也燕公所謂墠者水中沙也錢塘海門之墠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進潮水未及墠則錢塘之江尚空也及既長而冐之自墠斗寫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

或西無常地潮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湧震天動地峩峩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潬耳故錢塘潮候率遲於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潬而後至於江其初來也從浙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小也目力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近則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潬中低處或從潬兩尾滔滔以至於海蓋潬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青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

清江口潬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潬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于海道者莫不知之或又問子之說何如答曰欲知潮之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太極也絪緼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為之病焉何者為病常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又問答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汎再至一月之間為大汎者亦再一

歲之間為大汎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為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汎隨之此不易之理也又問答曰察於吾身而知之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蓋所受以生者既生矣則血為榮氣為衛血為陰氣為陽周一生而不可見者元氣之運周流乎脈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嘗息也攷之素問難經脈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脈行五十度為一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

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太陰寸口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又問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氣驗之管之長短不同某氣至某管應元氣升降有大小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汛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西興也雖以朔望

為大汎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閘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閘至五日始大或自十五至二十不登閘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或至二十三者潮亦登此無差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為之進退如前所云或攙前或落後其大概固如是也又問曰或有非時而潮忽大當汎而潮忽小者何也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汎而大或當汎而反小蓋適遇巨風之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

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進耳又問曰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乎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説實確論也隂陽生乎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昱乎晝陽氣特甚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廹氣不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格之於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鐵炙床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

所煬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為至陽所迫而不遂也冬為極陰日既西沒陰氣特甚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不遂正與夏同亦猶鼎水方湧以疎箔覆鼎置巨冰其上冰氣嚴沍湧水復下均一理耳畏熱畏寒俗說是矣又曰敢問夏夜冬晝潮能大者何也答曰夏晝陽極元氣為陽所勝冬夜陰極元氣為陰所勝故潮小夏夜日既沒陽氣少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斂元氣得伸故潮得遂而稍大此甚易見驗之於身夏之日陽特甚榮血

得行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畏熱而小也日既入陽漸殺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消縮故枯面皺而肌革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其不能伸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冬晝而能大者皆一理耳又問曰夏晝潮當小而能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答曰

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妆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因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夜宜小而反大者冬當北風以陰方助至陰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

陰陽之變元氣之病耳又問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八月潮特大何也答曰何獨八月二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之潮有小有大二月八月朔望前後陰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

國朝

答潮問　毛先舒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塘之水澎

洴𢍰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絶殊盖地勢使然也何以晝夜至再且以漸遲也曰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遲一日常不及日十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於天或中於地之下月中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於天以子末刻中於地初二日則以午末刻中於天以丑初刻中於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於天午初

刻則中於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末初二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壯所謂地勢者可詳與曰其勢有三錢塘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二山焉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束故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於山不得駛則怒譬人之欲入門也

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以爭門惟水亦然此山勢也水北捍南水緩而錢塘之水發丹陽經睦杭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於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尢緩他江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逞故為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岀其上潮至敢逞則為怒潮此水勢也浙江方為巽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

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無當徒益滋惑安容曰潮何以名為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為曰月者萬水之天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於天中於地猶天子之蒞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潮江也故窮歸宿則海大江小潮原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為尊則亦可以互為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汐者何故得無潮取

其朝至而汐取其夕至耶曰配以汐名或主此然潮之意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奚此潮汐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曉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汐加之辭也而實非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汐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海塘録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海塘録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李國興

海塘録卷二十二

內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六

五言古詩

賦得觀濤　梁　任昉

雲容襍浪起楚水漫吳流朝看遥樹没稍見逺天浮漁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濟浙江　　梁　任昉

昧旦乗輕風江潮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岸更興想緑樹懸宿根丹崖頹久壊

還渡浙江　　梁　劉孝綽

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難遣况復阻川隅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烏濛漠江烟上蒼茫沙嶼蕪解纜遲東越接舳騖西徂懸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乘潮至漁浦作　　唐　陶翰

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雨樟亭忽已隱界峯莫及覩喧騰心為失浩蕩目無主豗㶁浪始聞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哉造化工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誡高歌調易苦頗因忠信全客心猶栩栩

西陵口觀海　　唐　薛據

長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胚渾凝融為百川泱地形失端倪天色潛滉漾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

乍浮沈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櫂歌猶想像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邅迴亭皋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游非外奬

月夜江行　唐　權德輿

扣船不得寐浩露清衣襟彌傷孤舟夜遠結萬里心幽興惜瑶草素懐寄鳴琴三奏月初上寂寞寒江深

題海圖屏風　唐　白居易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沈浮突

兀海底鼇首冠三神卯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
不量力謂兹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沈其鈎一鼇既
頓頷諸鼇齊掉頭白濤與黒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
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
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
畫良有由

郡亭　唐白居易

平旦起視事亭午卧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琹書前況

有虚白亭坐見海門山潮來一凭檻賓至一開顔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閒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惟兹郡閣内嚚静得中間

泛海

唐 戴良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勾章擬抗黒水海首渡青龍洋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何國周圜天作疆川后偶安恬天吳亦屏藏蕩槳乗月疾掛席逐風揚零露拂幡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東海蹈仲

連西溟逼伯陽輕名萁道勝重已企時康孰謂情可陳

旅念坐自傷

望海　　　　宋　祖　珽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

看遠鴻度乍見鷩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蕩容子

歲暮自桐廬歸錢唐　　　　宋　潘　閬

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

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

子集弟寄江蟹　宋 張九成

吾鄉十月間海錯賤如土尤思鹽白蟹滿殼紅初吐薦酒歛空尊侑飯饞如虎別來九年矣食物那可睹蠻烟瘴雨中滋味更荼苦池魚腥徹骨江魚骨無數每食輙嘔噦無辭知罪詈新年庚運通此物登盤俎先以供祖先次以宴賓侶其餘及妻孥咀嚼話江浦骨涔不敢擲念帶烟江雨手足義可量封寄無辭屢

觀海　宋 陸游

我不如列子神游御天風尚應似安石悠然雲海中卧看十幅蒲灣灣若長弓潮來涌銀山忽復磨青銅飢鶻掠船舷大魚舞虛空流落何作道豪氣蕩肺胸歌罷海動色詩成天改容行矣跨鵬背弭節蓬萊宫

觀潮

宋 周紫芝

人生如微塵同一霄壤間可笑蠛蠓眼但窺甕中天錢塘附滄海八月壯潮瀾始疑一練白倏作萬馬翻海門屹中開方喜忽當前不知何巨鼇為我戴三山銀光射

傑閣玉笥垂朱闌須臾擊飛雷噴薄上簾顔相看如驚顧日暮殊未還那知在空蠓但怪毛髮寒平生雲夢胷始信宇宙寛安得淩雲手大筆如脩椽盡挽沃天浪參差入毫端

海雲　宋　胡帛

氣蒸一片雲影浮萬里海從來海與雲鴻濛元不改忘言坐兩間細閲心自在蕩蕩無停機虛虛無掛碍識破消息真海雲不奇怪

觀海

宋　易履

晨登江上臺海色揚潮時茫茫坤軸中天水何淋漓東踰扶桑國西接王母池朝宗此萬國百粵來珍奇峨峨蓬萊山飛仙渺難期我欲往從之蛟鼉浩紛披寥寥乘槎意日暮徒興悲大化不可期崇卑分濁清滄溟會東南有滯亦有盈周流始一氣蕩蕩猗難名秦嬴獨何愚駕石希仙靈豈不念茲水而與天齊傾彼哉精衛銜何如白鷗鳴鯨波期弗沸中國有聖明

初三日水長二丈早行　宋　方回

夜聞舟人呼江水溢二丈岸薪隨波流救者何擾攘亥子十月交地氣不當上十日柱礎汗蠅蚊闘帷幌此時宵為雪豈不兆豐穰積熱化滂沱傾空瀉盆盎前夕適醉卧不省船背響濤聲撼醒枕于兹發孤想炎方節候乖病叟體膚癢遑遑欲何之曷日中園仰星斗猶粲然曉征發雙槳未起視所泊處餘燈煜莽蒼

秋江　宋　朱德潤

堤邊古木風江上飛鴻影秋江待潮人立到前山暝

春江晚渡圖　元　盧琦

風微杜若香潮滿江聲寂扁舟古渡前推起蓬窻白山外日未高波底雲先赤隱見杏花村依稀烟雨隔人間行路難羨此丹青跡焉得幷州刀剪取澄江碧

觀錢塘江潮時平章大讌江上　元　王逢

蒼蒼吳越山對峙東江腹江開白銀甕一浪天四蹴金晶王高秋風露氣轉肅當年駭壯觀委巷雷擊轂今年

官增威旌麾被山陸羅衣綉龍鳳玉帶縁蠶粟牙床錦
屏帷蠻毯隨步蹙温温香卷陣婉婉眉鬭緑微聞伊梁
音淥酒光動縠鮮醲片晌盡萬姓空側目懼成庾郎哀
竊效杜陵哭㝠頑鱗魚彙屢覆舟萬斛梟雄扈將軍竟
作机上肉大浸交烽火血胔腥草木地媪為之愁兼恐
河源縮熟聞靈胥廟歲祭莫敢黷三呌三酹觴願與水
赤族錢王射强弩至今有遺鏃何當起英魂少助八州
督中原日無事海宇蒙景福尚虞多戕殘灑淚逃亡屋

夜泊六和塔下　　元　陳孚

碧天如幕垂露濕星磊磊漁燈射寒沙萬點亂光彩壯哉大江水浩浩東北滙西風卷潮來鐵馬擁萬鎧木落烟嶂横鵰夷魂安在卧聞黄帽郎一曲歌欸乃扣舷起和之逸興渺雲海

夜抵江上候船至曉始行　　明　高啓

夜辭西陵館霜谷叫猨歌津卒未具舟天險不可越漁商雜候渡寒立沙上月蒼烟隱遠汀益覺潮漲濶開橈

散鷩鳧海色曙初發朧朧前山來稍稍後嶺没中流聞櫂歌隔岸見城闕客路得奇觀臨風悶俱豁

宿湯氏江樓夜起觀潮

明 高啓

舟師夜驚呼隔浦亂燈集潮聲若萬騎怒奪海門入初來聽猶遠忽過睇無及震摇高山動噴洒明月濕霜風助翻江蛟龍苦難蟄應知陰陽氣來往此呼吸登樓覺神壯憑險方迴立何處望靈旗烟中去波急

登海昌城樓望海

明 高啓

百川浩皆東元氣流不息混茫自太古於此見容德積陰張玄濤萬里失空色鴻鵠去不窮魚龍變莫測朝登茲樓望動蕩豁胸臆始知滄溟大外絡九州域日出水底宮烟生島中國寬疑浸天爛怒欲吹地仄常時烈風興海若不受職長堤此宵潰頻勞負薪塞況今艱危際民苦在墊溺有地不可居須洞風壓黒安得擊水游圖南附鵬翼

登盤塘　　明　李敏

朝發盤塘坳夕望平陽郭江空雨冥冥無風客帆落

同張元洲胡圖洲王曉山張元洲項芳溪江樓觀

潮分韻　　明　高應冕

江聲秋益壯江草秋還歇夫差自亡吳子胥何怒越盤

盤江上山盈盈江頭月此景亘千古不逐浮雲没

國朝

育皇山望江上諸峯　　張丹

侵曉索幽異育山聊登躡拭目一展眺羣峰邈以

接早見古渡口行人爭利涉汩汩江水駛藐藐雲樹疊連崖旣左紆飛沙亦右挾古翠相映媚新烟恣吐納方峪徑委迤卦田草踐踏眷念宮闕頽孽之涕蘿蔓匝漫漫抱空意寂寞何所愜

暮秋同汪魏美王仲昭諸子汎錢塘江

張　丹

夕景汎澄江波光蕩寥廓寥廓無端倪放舟任飄泊岸危灘互轉浦委陘參錯寒洲蘆已乾煖崖楓

未落綺樹既炫村絳林亦燦壑五雲還竦峻橫洋
此浩豁遠想富春瀨近指蕭山郭擊汰動輕瀾轉
帆隱長薄左傾聞單雁右屬聆雙鶴異音感緬邈
殊響答寂寞明霞陰澗生碎雲回沙作千尺瀉茗
嶺百丈倒菌閣徜徉偕數子溯洄俱言樂願以終
垂綸芳醑且酌酢

登鳳山頂望錢塘江　　繆　沅

江濤如雷硠春擊寒天西老黿作長吟東縮如兒

啼絶頂凌蒼旻象外凄以迷俯視浮海蜃滅沒如
白霓盤躃據飛崖百丈窮鈎梯元精羅心胸蕩譎
雲霧齊風力吼貔虢鴻濛歘相攜一髮杳莫窺弱
水通合黎

渡錢塘江　劉正誼

揚舲渡錢江江流何浩渺旭日浴秋濤輕雲逐飛
鳥水潤碧天低岸遠青山小隱隱遠樹林冪冪寒
煙繞嗟我何來斯豈為恣吟眺泠然凌秋風孤帆

飛縹緲諒哉行役人難免離憂擾

江行曉望　厲鶚

膠角遠村雞江行俄已旦推蓬貪清景涼露半天散遠洲信透迤盡處如決斷連山聳蒼翠緣流競秀粲水際烟輕明忽抹山之半徐引青楓端漫靡不知岸阿那幾幅帆日華相凌亂漁商互通語來去乘汎瀾微微遞遙鐘隱隱見樾館悟此趨向岐層波媚獨翫

## 七言古詩

### 夜宿浙江

唐　孫逖

扁舟夜入江潭泊露白風高氣蕭索富春渚上潮未還天姥岑邊月初落煙水茫茫多苦辛更聞江上越人吟洛陽城闕何時見西北浮雲朝暝深

### 去杭州送王師範

唐　元稹

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駿骨鳳毛真可貴囷頭澤底何足論去年江上識君面愛君風貌情已敦

與君言語見君性靈府坦蕩消塵煩自茲心洽跡亦洽居常並榻遊並軒柳陰覆岸鄭監水李花壓樹韋公園每出新詩共聯綴閒因醉舞相牽援時尋沙尾楓林夕夜摘蘭叢衣露繁今君別我欲何去自言遠結迢迢婚簡書五府已再至波濤萬里酬一言為君再拜贈君語願君靜聽君勿喧君名師範欲何範君之烈祖遺範存永寧昔在掄鑒表沙汰沉濁澄浚源君今取友由取士得不別白清與渾昔公事主盡忠讜雖及死諫誓不諼

今君佐藩如佐主得不陳露酬所恩昔公為善日不足
假寐待旦朝至昏今君三十朝未與得不寸晷倍璵璠
昔公令子尚貴主公執舅禮婦執笲迺拜之儀自此絶
關雎之化皎不婚君今逺娉奉明祀得不齊勵親蘋蘩
斯言皆為書佩帶然後别袂乃可捫别袂可捫不可解
解袂開帆悽别䰟䰟揺江樹鳥飛没帆掛檣竿鳥尾翻
翻風駕浪泊何處直指杭州由上元上元蕭寺基址在
杭州潮水霜雪屯潮户迎潮擊潮鼓潮平潮退有潮痕

得得為題羅刹石古來非獨伍員寃

錢塘曲　唐　温庭筠

錢塘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潮帶晴色淮南遊容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容意如吹煙纎指殷勤傷雁弦一曲堂堂紅燭筵長鯨瀉酒如飛泉

錢塘對酒曲　唐　陳陶

風天雁悲西陵愁使君紅旗弄濤頭東海神魚騎未得江天大笑閒悠悠嵯峨吴山莫誇碧河陽經年一宵白

南州彩鳳為君生古獄愁蛇待恩澤三清羽童來何遲十二玉樓蝴蝶飛炎荒翡翠九門去遼東白鶴無歸期鴟夷公子休悲悄六鼇如鏡天始老尊前事去月團圓琥珀無情憶蘇小

觀李瓊處士畫海濤　唐　釋齊己

巨鼇轉側長鰌翻狂濤顛浪高漫漫李瓊奪得造化本都盧縮在秋毫端一揮一畫皆筋骨滉漾奔騰大鯨臬葉樸仙槎擺欲沈下頭應是驪龍窟昔年曾要涉蓬瀛

唯聞撼動珊瑚聲今年正嘆陸沈久見君此畫思前程千尋萬派功難測海門山小濤頭白令人錯認錢塘城羅刹石底奔雷霆

秋夜舟中　宋　孔平仲

昨夜強風萬弩過舟中側聽披衣坐秋來已覺陰氣繁晨興更見波濤大衰梧弱柳不足數脩篁摧折幾百箇飛廉欝然方用事一威能令萬物挫人言風怒未渠央我觀暴怒勢不長會見平川淨如鏡刀魚鳴艣過錢塘

過錢江迎潮　宋　楊時

銀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涌雲噫氣聲怒號萬里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鴻毛齎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當千艘因思羊腸盤九坂攀援蜀道愁狖猱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錢塘賦水母　宋　沈遘

疾風吹雨回江城艑牙嘔呀潮欲平客居喜無人事攖

相與環坐臨前楹眼中水怪狀莫名出没沙觜如浮罌復如緇笠絶兩纓渾沌七竅俱未形塊然背負羣蝦行嗟其巧以怪自呈凝目注視相將迎老漁旁睨笑發聲曰此水母官何驚江流如奔絶滄瀛潮汐往來月為程藏納衆污無潰盈浮涘沱滓溷九清結成此物宜昏盲使蝦導迷作雙睛乃能接迹蚌與蟶亦猶巨蛩二體并離則無目為光精江天八月霜葉鳴畧師得蝦供水征水母弃擲羅縱横試令收拾輸庖丁絳礬汲涎體紓縈

飛刀鏤切武火烹花甆飣餖粲白英不殊氷盤堆水晶
稻醽齏寒芼香橙入齒已復能解酲遣漁止矣勿復評
嗟哉此性愚不更定矜故態招三彭且摩枵腹甘藜羹

海岸沙行

宋 楊萬里

海濱半程沙上路海風吹起成煙霧行人合眼不敢覷
一行一步愁一步步步沙痕没芒屨不是不行行不去
若為行到無沙處將逢石頭齧足拇寧踏黃泥濺袍袴
海濱沙路莫再度

題趙千里夜潮圖

宋 周假庵

烟蒼蒼江茫茫明月夜挂天中央奔潮不盡當日恨金波怒捲蚪龍長浦口秋飛揚鷗雁不眠聲周章風高沙漲望難到羽翰但逐潮低昂窻間簾炷香開卷有素商何須八月上錢塘對此秋濤生錦囊

浙江

宋 毛珝

白鷗舊事隨波去太極陰陽自吞吐長虹夜貫黒頭船四紀沙迎相公路馮夷作劇真等閒五都有客雄其間

上林三官浪憂國千年海底生銅山

秋晚看潮

宋 徐集孫

八月西風嘘沆瀣長江協候勢澎湃錢塘旺氣天所鍾非為子胥逞靈怪海門三山縹緲青雙練夾岸震雷霆蛟龍黿鼉魍魎影形銀濤雪浪翻滄溟踏浪羣兒慣行險出沒波心旗閃閃須臾潋灧潮信平蕩漾漁舟千萬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云歸獨有騷翁看不足吟到夜月揚清輝

題趙千里夜潮圖　宋　適安散人

寂寞江頭夜風急怒濤捲起千堆雪一輪兎魄騰巨光激使金蚪高萬尺沙頭宿雁理羽衣忽聞潮聲不知歸縱横亂影向天末一一點破秋光飛誰人輕用造化筆寫出此景不遺一眼明絹素見天巧長江大海來小室静對真成聽潮聲我亦詩腸如雷鳴捲卷不知身所在猶覺眼底風濤生

題趙千里夜潮圖　宋　名山樵子

八月錢塘江上水風静波平清澈底夜半潮聲帶月來沙頭眠雁還驚起何人一幅鵞溪絹畫出長江千萬里莫道波聲静不聞請君默坐聊傾耳

浙江待潮　　元　葛長庚

秋空無塵雁可數蘆花蓼花滿江渚夕陽影至高撤篷落葉聲中交鳴艣六角扇起解熱風三杯酒為澆詩雨船頭拔劍吽飛廉浪花捲雪魚龍舞

浙江亭觀潮　　金　任詢

海門東嚮滄溟濶潮來怒捲千尋雪浙江亭下擊飛霆蛟蜃爭馳奮鬐鬣鉅鹿之戰百萬集呼聲響震坤軸立崑陽夜出雨懸河劍戟森衛潰尋邑吳儂稚時學弄潮形色沮濡心膽豪青旗出沒波濤裡一擲性命輕鴻毛須臾風送潮頭息亂山稠疊傷心碧西興浦口又斜暉相望會稽雲半赤詩家誰有坡仙筆稱與江山作勁敵援毫三嘆句不成但覺雲濤滿胸臆

浙江觀潮圖

元　劉　因

山人懶絶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
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
螺閒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
端海中仙人氷雪顔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
還為我寄聲三神仙我欲乘興遊其間

秋江釣月圖歌

元 袁桷

南山舞空趨翔鸞北山人立如啼猿長流東來貫其腹
謂是浙水屈曲萬丈之上源大魚奔騰鰭鬣焦小魚委

靡隨江潮中有白玉蟾落落五采凝不消人言此蟾在天主陰魄淪没何為水中宅矱矱千尺綸蟾永不受吞廣寒高居凌紫清日逐烏御不得停愛此江水碧倒空浴影潛金精感君纆繇如有素瞬息還須上天去君不聞任公子東海投竿非小智又不聞嚴先生羊裘古瀨成高名君家慈母占畢逋百尺樓觀端可居黄金之鈎不復理明月年年在秋水

杭州送兒姪歸里

元　黄　溍

空江月淌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懐
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遥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
涼風颯颯吹汝急櫓摇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
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遊歴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
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元都觀裏舊桃花
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徙倚闌干日將暮
前潮將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没相後先
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煙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為我語比鄰莫遣牛羊上卯墓

舟行阻潮

元 周權

江流浩浩吞長天打篷巨浪翻銀山篙師維舟不敢發東海微茫盡溟海荒村古渡生客愁丹楓落葉秋颼颼夜半西風卷江雨咿軋數聲聞過櫓風收雨霽晨氣清金波蕩漾波間明舟人歡呼指歸路十幅蒲帆順風去

浙江觀潮

錢塘江上風颼颼誰驅逆水回西流海門山色暗蛾綠翕忽澒洞驚吳艘飛廉賈勇咄神變倒掀滄溟躍天半闐闐霹靂駕羣龍高擊瓊崖卷冰岸初疑大鯨噓浪來瀛洲銀山雪屋爛不收又疑當時捍築射強弩至今水戰酣貔貅溪盈壑滿留不住怒無洩處潛回去乘除消長無停機斷送人間幾朝暮吳儂何事觀不休落日滄波萬古愁汀蘋沙雁年年秋海雲一抹天盡頭

春雨晚潮圖

元 吳師道

昔年曾看錢塘潮龍山山下乘春濤中流回首洲渚變孤塔不動青崖高雲昏水暗雨陣黑雪噴雷轉潮頭白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暝千花濕空江茫茫魂欲斷歸來十年驚復見浩蕩春風滿畫圖淋漓海氣入人面春深故國芳草生鴟夷遺恨何年平重遊弔古惜未得掩卷歌罷空含情

海潮吟

元 周霆震

嚴風激天送高梢西江浪起如海潮千艘平城箭飛雨
城潰曾不煩兵交馮夷啓扉衆爭赴萬棟煙氛畢方怒
司徒籌盡換州營國公匹馬杉關去溯流西上旌旗紅
列城樓櫓轉盼空倥偬七載編宇内朝野狼顧無英雄
悲哉心計工牟利國維弛墮為蒙蔽夏來却憶賈長沙
痛哭當年繼流涕豫章逝水通錢塘漢川北度趨洛陽
洗日咸池佳氣王關雞矯首向扶桑

浙江潮

元 葉顒

浙江潮從海門起濺沫飛流幾千里老龍奮拔滄海波六丁怒抉天河水萬馬奔馳人盡驚千夫賈勇衆莫禦滔天濁浪排空來翻江倒海山為摧固知人物善幻善變化不然胡為若此之壯哉狂風澒洞響天籟長空隱約轟春雷冲堤激岸勢雄偉舂崖嚙石聲喧豗更秦歷漢逓唐宋潮生潮落往来幾時回上浮銀漢蕩瑶浦漂泊危瀾鋪練組江神河伯盡出游素車白馬尤雄武海若戴鸞旌馮夷擊鼉鼓鼊蛟跳躍長鯨舞人言子胥怒

未消怒氣突兀干青霄吁烟吐霜如山高咆哮呼叱聲愈囂震驚渤澥鳴泬漻直添吳楚志氣驕吁嗟三綱五常自古有至今禮法千載之下明如日月之昭昭君實有臣而殺奚怨號員兮忠義非兒曹豈不知此無君之罪焉能逃少焉風定洪濤靜似聞予言發深省水天上下玉無瑕月白江空銀萬頃

江聲 得五字　　元　錢惟善

小海歌闌渺平楚中流日暮猶鳴櫓怪疑鐵笛和龍唫

清應氷弦出魚舞響入蘆花暗長潮寒吞樹影晴飛雨

遡源欲聽巫峽秋夢繞蛾眉月三五

題春江送别圖　　元　鄭洪

西陵渡口山日出蘆芽青青柳枝碧龕山赭山潮東來

黄郎刺船水如席勸君勸君遲渡江柳條貫魚赬尾雙

治魚沽酒待明月人生莫作輕離别

題夜潮圖　　元　謝應芳

昔予夜醉錢塘酒看潮八月中秋後銀山涌出海門來

潮聲殷若雷霆吼此圖之作知幾年當時景物皆依然
雲山兩岸淡籠月雪岸一江高拍天一觀頓覺毛髮立
再觀祇恐人衣濕扁舟漁子任掀舞别渚鷗鳧自翔集
奔騰澎湃無足驚人間平地風波生乘桴尼父果浮海
從遊我欲跨長鯨

六和塔前放舟歌　　元　王逢

六和塔前江水流天清無雲江始秋夕陽半路風萬頃
着我一浦㺯扁舟行行緑水鶯花供吳山越水作騶從

百壺美酒轤十頭只少桓伊笛三弄

題趙千里夜潮圖　元　王冕

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頭潮來倒雪屋海曲月出行金盤氷花着人如散霰過耳斜風快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烟漠漠天冥冥展卷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為詹同文題浙江月夜觀潮圖　明　劉基

君不見四時平分成歲功以秋繼夏獨不同炎官挾長

握天炳七月赤日熾元穹蓐收抱鉞蹲白水野氣赫赫

攄赬虹陽侯喘汗河伯暍少昊上訴愁天公會須萬物

長養遂期以仲月虚宵中此夜姮娥魄正満命駕四蟾

驂兩駥指揮罳强出元渚蕩滌歊熇清霾蒙河漢發源

牛斗下曲江上與天津通初看一髮起溟徼如曳組練

來于東漸聞殷轔鼉鼓發倏忽萬雷聲撼風天吴掉尾

出溟滓馬銜揚鬐髻招海童霓旌縞帳鷺羽幬瑶臺十二

浮空濛蘂珠仙人乗玉輅騰駕鶴鵠飛鬉氈長庚欻霍

挾光耀電母扶龍嗥旻銅宓妃起舞素女從瓊珮綷縩雲軿幪氷銷霧縠紛颯纚霜旂雪旛高翳空鯨魚呀呷鮫鰐遁蒲牢咆哮馮夷宮瞿塘巫峽起平地灩澦若象鏖回潨先驅已過赤亭嶂後從始發龕山鉷商聲爽淅合𤗣籟澤國凜慄寒欲凍先生玩月在樓上夜氣澄寂神和冲凴欄快覩煩暑退呼兒命酒澆咽嚨自舞自歌歌自作月照白髮三千總歌聲迺颺林壑應竹樹旻擊絲與桐淵魚躍波棲鳥作紫桂繞屋清香融君歌曲終

響未終我欲激烈留征鴻瞠眸相視俱老矣況有聚病來交攻聖明天子御宇宙威惠與天相比隆首卬倘許謝轍絆猶有古月光朣朧行當唱和三百首永與潮汐流無窮

錢塘江潮圖為喬少卿希大作　明　李東陽

錢塘江頭江倒流中有潮聲號萬牛堆銀如山雪如屋遠影滅沒當沈浮千峯將頹樹欲禿海若股栗天吳愁來船歡欣勢自下瞬息千里無淹留去船乘危貴得正

力盡一過且復休躋攀分寸偶失手頃刻下飽黿與鰌由來咫尺不自覺遠望不敢凝雙眸客來未到膽已落借問同行還見不何人嬉笑欲起舞越老東翁搔白頭羣兒招呼或助吽倏忽過耳風颼飀達士遐觀得奇賞七澤五湖同一漚天道虛疑月盈缺世情妄假人恩讎復將險巧作戲劇鄉里少年誇善泅潮來潮去亦何意人間萬事良悠悠我時渡江不相值空對燕客談杭州壯懷高興兩莫遂三十五年秋復秋誰將妙思入畫本

似與造化爭雕鎪酒酣月落不知處夢醒尚作江南遊

觀潮歌　　明　屠隆

羅刹江深萬波集兩峯橫束海門急八月銀山雪屋來陽侯辟易天吳泣高城欲捲大地浮餘沫直濺青冥濕鴟夷白馬夜濤中鼇身倒翻列巨虹却如疾雷砰轟破山嶽五丁六甲雲旗獵獵火湍空又如水犀强弩大戰乎江上萬回疊鼓聲逢逢吳兒弄潮凌不測出没往來若梭織豈是神人鞭石足踏鼉鼉梁天地浮生輕一擲

萬家丹竈帶西陵白骨寒沙勾踐營昔日雄圖悵何在隔江斜月斷霞橫無恙布帆白如雪行人送盡暮潮聲淘洗千古英雄氣濁酒漁歌一葦輕

海上夜泊　明　李宗渭

朝發蘆花灘海山面面青螺盤暮泊滄海上萬頃烟波恣飄蕩客行一葉孤舟橫扣舷發聲歌不成星光萬點霜花明浩然長嘯龍夜驚千樹萬樹松風聲茫茫回顧叫欲絕我欲乘風凌紫京山頭雲樹忽已暝指顧新月

東南生琉璃碾破光精瑩臨流濯足滄浪清雲帆萬里儻可掛直上三山頂上行

南城樓望海　明　許相卿

坐瞰重溟八千尺恨望蓬卯桃已核飄飄直欲凌紫烟何物虚名論赫奕指揮如意按悲歌徙倚女牆扶瘦腋咄哉時事覆更翻老矣夕郎元尚白習池峴首今蒿萊轉眼兹遊雪鴻迹林缺長虹浙水瞑鳥外殘陽越山夕童冠薫風笑咏歸三年病懐聊一適掀髯清嘯動海壖

豪宕從來會此客

國朝

觀潮　吳廷楨

閶闔長風吹海立馮夷怒挾天吳入層層駕浪薄秋旻涼波如沸魚龍泣海門匹練遥飛來龕山赭山青崔巍罔象横冲兩崖東巨靈直擘中流開劃然分奔吼餘怒霆擊雷轟碎天鼓日車傾昃羲和愁疾掩陽烏避吞吐倏忽奔騰萬馬獰鵰夷蹴踏

來窈㝠雪山推翻鼇脊瘦氷柱迸裂蛟涎腥俄聞

春岸喧雲灘旋見跳波散珠珮驚濤蕩潏天低昂

亂石匉訇山破碎潮頭一落百尺強追潮之子凌

蒼茫千挽乍隱鷗起没一葉忽浮鳧拍張目睛眩

轉毛洒淅我生江鄉情未識吁嗟一晌遙然驚倒

瀉長江盪胸臆水犀强弩千百翎欲尋斷鏃揚遺

靈釣臺西峙灘漲急海天澒洞孤烟青

浙江觀潮歌　沈堡

錢塘八月江潮生渾茫一氣彌太清消息陰陽與出入蕩摩日月為虛盈氷地既涵焦釜洩川后欲發天吴行或盛或衰各有極乾坤之氣常代更初生峽口白一綫霧鬱雲蒸隱還見沙磧颯颯鳴颶風蛟門燿燿掣雷電啝嘈遠聽鯨鰐呼燗爍方疑鬼神戰飛落龕赭勢莫當沛然一瀉遂千變洪濤矗起逆浪催薄漢沸天聲喧豗乍合乍離玉穴錯忽斷忽連銀巒開斜搏古岸沒遥樹直捲野塘鳴

震雷胥靈憑怒逞雄武白馬素車如鬬虎為使馮
夷舞翠旍更驅象罔擊鼉鼓又如龍宫突出錢塘
君金鎖頓裂馳玉鱗一戰洞庭食魚鱉飛高洒血
何紛綸或如巨鼇戴山徙南土萬族偕征百靈聚
奔騰潛鵠揚迅波磅礴老蛟泣神雨不愁大鵬初
運滄溟中擊水蕩雲凌太空煦沫已聞地軸震揚
響更覺天輪冲我臨江閣縱遐睇目眩神遥心膽
悸況見陽侯羽葆馳祇虞海若恣吞噬吳兒解水

真善泅奮臂掇身投奔流橫蹴飛湍且踴躍潛探
深窟還沈浮榜人漁子亦自詟羣駕艅艎理舴艋
掇棹高從潮內掀岸橈忽向潮頭騁弄潮更唱迎
潮歌觀者如堵肩相摩壁上烟嵐正慘淡江中帷
蓋紛徑過俄而一瞬走百里波湝浪沲去益駛雪
嶠逼移青嶂間水崖倏下芳洲裏聲迴浦漵猶湯
湯流合澗溪河瀰瀰潮退江空昏靄消蕩滌山川
浩無滓九埏之奇此大觀光怪離奇雄兩間經乾

麗震自嘘噏隨時應候來淼漫紛紛衆論各竒詭
探隠索幽緲誰記抱樸未能擿厥端蒙莊何足審
此理我將御景乗流飈桂楫疾馳雲旂飄滄嶼從
登紫貝闕碧津更渡黄金橋為招混沌播元氣即
遺誇芒清沃焦四海安瀾萬國定瑤光爍爍横丹
霄

錢塘曲倣温飛卿　　劉正誼

春風吹花如剪綺淺碧深紅低照水草香蛺蝶去

還來沙暖鴛鴦眠不起落日滿江潮正平畫樓倚岸調銀箏餘杭酒好莫辭醉燭艷樽濃無限情

秋夜聽潮歌寄吳尺鳧　　厲鶚

城東夜月懸羣木洶洶濤聲欲摧屋披衣起坐心茫然秋來此聲年復年壯心一和小海唱二毛不覺盈吾顛胸中雲夢吞八九要挽天河斛北斗倏忽晴空風雨來杳冥水府神靈走時哉會見滄溟兀自是乾坤有呼吸軒轅張樂萬耳聾洞庭天遠

魚龍泣須臾聲從靜裏消一蓬獨語星蕭蕭天明

作歌寄吳子想子中宵亦聽潮

吳江望雨從隔江來　　　　章撫功

吳山越山幾山別一山雲暗一山白隔江雨脚來

空虛波浪接天翻江黑雷聲隱隱光如射雨在高

峯不得下窟宅蛟龍起怒號挾水迴身向天瀉登

臨未極高山巔斜風吹雨過眼前拂衣大笑下山

去白鷺背人飛遠天

海塘録卷二十三